

东庄西苑

在温暖的记忆中——“鲁二十一”结业典礼学员发言

熔炼后的种子

□钟法权

时光飞逝,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回首过往,百感交集,面对即将离去,我们从内心里多么渴望时光倒流,让美好的鲁院生活无休止地延长。

进鲁院之前,如果,我们是一块等待开光的灵石,期盼高人的点化,那么,进鲁院之后,一堂堂大课,一位位名家大师的点拨,让我们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弥漫在心头上的迷茫与困惑、犹豫与彷徨顿时烟消云散,思想之剑得以铸就,搏击狂风暴雨的翅膀得以硬实,洞察世界的眼睛得以深邃,剖析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拨云见日之后,在文学之梦的征程道路上,我们信心满怀,整装出发。

“为治者不在多言,顺力行可成事耳。”在鲁院学习看似没有作业,没有考试,表面上轻松自由,实则不敢怠慢。每位同学看似不慌不忙,在谈笑之后,从不放松耕耘。有同学加班到凌晨3点,有同学在不长的时间写了个中篇,有的同学在《诗刊》发表诗歌,有同学小说被杂志刊用。

冬天将过,春天临近。那初春的风,带着蒲公英的种子,将回归到大地……播种,无论是丰饶还是贫瘠,无论是高山还是荒漠,经过文化滋养、品质塑造和精神熔炼的文学种子,一定会萌芽、开花、结果,在蔚蓝的文学天空中,必将升起“鲁二十一”耀眼的文学新星,产生令人赞叹的精品力作。

璀璨之梦

□清 扬

4个月前,大家从大江南北相聚在鲁院,在这个宁静典雅的院落里上课、读书、写作,共同度过了人生中纯粹而理想时光,回顾起来,好像做了一场

静谧、喜悦的梦。

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沐浴着文学前辈的光芒,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感受着一颗颗伟大心灵的照耀。我们有幸聆听诸多文学艺术大师和专家教授讲授的课程。他们睿智的思想、儒雅的风范、高远的情怀引领我们探索不同领域的高地。我们聆听着智慧之语,必将滋养和开启更深远的文学梦境。

鲁院的诸位领导、老师,既是良师更是益友。他们用精心安排的每一堂讲座、每一次文学对话、每一次研讨和有独特意义的社会实践,如春风化雨般塑造着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时代文学,重新审视我们的写作,重新认识一个作家的良知、责任与悲悯情怀。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转瞬即逝,典礼之后,我们将分散天南海北。但无论如何,生命中有4个月时光,我们在鲁院共同度过,我会难忘这个教室,难忘那些歌声与欢笑,难忘崇明岛那场森林雨,难忘眼前一双双深情的目光。无论身处何方,我们都将心怀鲁院,怀想这段因文学之梦而相聚的璀璨记忆。

回报师友

□杪 桫

2013年1月29日,鲁院第六届网络作家培训班结业,也是在这个麦克风前,我向作协和鲁院领导表达了我深深的敬意。今天,我再次站在这里。从1月到1月,整整一年我都是在鲁院度过的。面对各位领导、老师的热情和关爱,我扪心自问:我拿什么回报你们?我又拿什么回报文学?

因此我“恨”鲁院,鲁院让我背上了包袱。假如没有鲁院,我在一个小城里每天浑浑噩噩、庸庸碌碌,也算是小康。可是,鲁院在我的心中扎下了

胸。每次我都会在《报春图》的绣屏边站定,环顾这四合院般格局的小楼,玻璃挡住了尘世的喧嚣和鼓噪,连绿色的跳跃都屏息在身后。前方时空仿佛永久地静止,墙壁上木雕的字与画长久沉思。文豪泰斗们用一双双眼睛检阅我们的步履,我们走向肃穆的课堂,背心或已烙上灵感的印记。

鲁迅眼中的精矍和凝重,山一般悬在头顶,推开铜板大门,厚重如文学。不大的舞台,几尺讲台坐着老师,他们的身影像流水般,轻描淡写地滑过时光。锃亮的地上有多少人走过,一米课桌有多少人奋笔。

闭上眼睛遐想的恍惚中,能听见楼道上的笑语,安静地散落在四处,像轻烟般弥散,无孔不入。细细听来,似乎是你我的声音、许许多多不熟悉南腔北调,无一不亲切,带着天然天生的亲近。他们来了,又走了,留下

根,不停地让我思考文学,让我一日不读书、不写字,就觉得对不起鲁院,对不起文学。我想,有这种压力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同学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义勤馆长是我的导师,跟他见面时我说,鲁院和文学馆共用一个院子,那些文学大师就睡在隔壁!这些大师激励、鞭策着我们,让我们奋进!我为我的同学们加油:鲁院不是目标!鲁院是开始!

内心的安宁

□项丽敏

从来到鲁院的第一天,鲁院就让我感受到如归家园的安宁,这种安宁感不仅是鲁院的文学氛围对心灵的安顿,还来自一种体贴入微的关怀——当老师在刚见到我们就能准确地叫出学员的名字时,当院长从门口接过学员的行李送至电梯间时,远道而来的我们自然就消除了对鲁院的陌生感,很快把这里当成了久别重逢的家。

内心感到安宁的时候,目之所及、身之所行皆是美好的,有着温暖的光泽。在鲁院学习期间,我认真聆听了40多堂精彩的讲座,每一堂讲座都是一座富矿,供给我们采掘、提炼;每一堂讲座也都是扇推开的窗户,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参加了所有的作品研讨会,其中有激烈的碰撞,也有热烈的共鸣,每一次研讨结束都让我感到意犹未尽——这种感受和体验前所未有的,是鲁院给我们这些孤独跋涉在文学道路上的写作者们一个集结的地方,让我们在这里以彼此为镜,相互借鉴;也以彼此为灯,相互照亮。

在鲁院醒来的每一个清晨我都早早地起床,在窗前站着,看喜鹊在园子里自在地嬉戏,看园子里的草木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点点变得鲜亮起来。初到鲁院看到的园子还有着夏末

的苍翠,很快树叶转黄了,在树梢上燃起了金黄的火焰。当冬天到来时,原本隐在林子里的小路和大师们的雕像成了园子的主题,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个时候,我才惊觉,距离告别鲁院的日子已很近了。

即将离别,我亲爱的鲁院,我想对你说,从此,我会带着新的能量,踏实、安静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期待重逢

□贺 颖

一直以来大部分关于时间的经历应该都是可以描述的,我们会自觉地为其分门别类,并下意识地赋以其特定的标签。有些时间,因其独有的特殊属性,而全然失去了以文字或语言完成复现的可能。一般是这样,当我们身处这段时间之中,我们大都浑然不觉,不曾觉察出其间不同寻常的况味,而当这段时间远离而去,我们会蓦然发现,不远处的那些人,那些畅然与笑意、泪水与哀伤、感恩与紧拥、心碎与话别,还有我们自己。我和我40多个弟兄姐妹一样,经历着这其间的况味。我们收获着知识与智慧,人间纷扰,而在这园中,在红尘最深处,有这样一处所在,阳光单纯、草木慈悲。有时想,在这里,我们尚待发育的心智,也许就刚刚投生到世间的婴儿,尚未睁开眼晴,那就让我在这样隆重而素朴的洗礼之后,完成身心的初生,聆听命运的秘密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我的亲人姐妹、好兄弟,4个月之后,让我们从这个刹那出发,向着鲁院指给我们的永恒的高贵与温暖,倾听星群之下、大地之上最深沉的和声吧,也许我们会在不远处的春天,重新相遇。

□向 娟

了存在的痕迹。我们来了,又走了,融进了楼里的记忆。没有永恒的现在,只有亘古的过去,在之后的之后,每一间房都是一个港湾,栖息着不同的船,而每一艘船,都载着归航的梦,安放著文字的灵魂。那些拨乱了、散开了,又被重新组合排列的文字,就像枝头的树叶,不论飘荡多远,最终都要归根。

房间的桌上有一盆文竹,被深夜的冥思浇灌,抽出了几枝新芽。它的下面,是用来装扮的镜子,从来都照不见思想。用手指在日上敲字,想着屏幕上灵动的闪光,却常常被身后汩汩的开水声打断,起身的瞬间,秋走了。靠椅上同学残留的体温很快散去,北国的冬有着霸气而凛然的温暖怀抱,叫人贪恋。

一夜之间风霜席卷,树木卸落了繁华。池塘很浅,却在冰下闪着深渊

的幽暗。翻过去的日历,把时间翻成了回忆,那些零散的片段忽然游走起来,像飘忽的云,以数倍的速度流逝。站在文学的轴心,感受梦想与现实即将接轨的眩晕,谁未曾迷失?这一别,没有行云流水的轻快,经年后又将是无尽苍茫。想念,如同即将脱缰的野马,由不得超脱。

需要铭记的时候,总是带着刻意;不想忘记的时候,总会出现偶然。

4个月可以走过3个季节,时节更替,想轻轻地告别,奈何奔波的沉重,又覆上鲁院的轻尘。4个月仿佛昙花一现,人生最美好的时间已经不再。耳边还有抑扬顿挫的讲课声,猎猎世风已经席卷过来。用一生的时间,期待、等待,投入这个约会,在文学的怀里肆意撒娇,4个月,足以追念一生。来时我们忐忑,去时我们惆怅。

桃李天下

喻虹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少儿小说“没有伞的孩子”系列近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少儿小说包括《风往哪里吹》《像月光一样明亮》《向左走,向右转》3部,作者把创作目标瞄准少年儿童,分别在游泳中痛失好友的金泳、学习成绩落后的胡焱及因父亲入狱的周笛为小说主角,描述了他们的心灵成长过程,展示了不同成长环境下孩子的坚强与精彩。“没有伞的孩子”系列中的人物都被设置在一种突发的生活变故中,小说描述了孩子们面对困境逐渐变得勇敢,最终迎来新生活的成长历程。无论是《风往哪里吹》中的淳朴乡风,还是《像月光一样明亮》中孩子们之间的互助友爱,或者是《向左走,向右转》中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宽容,都贯穿着爱

和善的精神基调。

杨仕芳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我看见》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集收录了作者的10部中短篇小说。此书是作者在乡村工作和生活数十年中写下的,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均是生活在作者身边的人群:乡村教师、打铁匠、无业者、流亡者、留守儿童、老人以及妇人等。作者与他们一起生活,对他们的追寻与迷惘、幸福与悲伤感同身受。作者以他们的生命状态所呈现出的本真与驳杂,构建了一道处在现代文明背面的慢慢没落的乡村风景。

邢庆杰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玉米的馨香》近日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集是“微阅读1+1工程”丛书之一,也是邢庆杰文学创作20多年来小小说作品中的力作。邢庆杰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他的小说既立足于这一点,又不仅仅拘泥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而是充分运用丰富活跃的民间经验和地域文化,调动丰富的想象力,把流传于民间生活和

杪桫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文学评论集《阅读的隐喻》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时代风潮”、“悦读之思”、“文章谈片”、“有话要说”、“沉迷经典”、“域内观察”六辑,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文学理论文章,显示了作者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些文章中有关于网络文学和新文学现象等问题的研究,有关于林那北、李浩、温亚军、张好好、付秀莹等中青年作家的评论,还有聚焦河北作家和河北文学现象的文章,体现出作者对当下文学发展态势的关注。



书海一瓢

血性的文字

如果能够心平气和地读完郭守先的评论集《士人脉象》,那你似乎确凿是一个“成熟”的人了,只有熟透了果子,才会心绵皮软,气定神闲,静待春光秋风,冷观夏阳冬雪……不得不承认,当下多少人,成为了所谓“成熟”的人,既没有了青春,亦失却了热血。热血,贯通血脉的血,责张精神的血,凝聚起来是激越的惊雷,发射出去乃诛杀的箭簇。面对陋习恶俗,人们习惯了低头屈服,习惯了谄辞谄媚,习惯了逆来顺受,当习惯固化为一种文化,几千年的劣根仍然在那里枝干盘虬,根须深扎,以致我们仿若走不出冠盖下的暗影。暗影如黑夜一样的沉重,仿佛怎么去捅,也难以迎过漫天的星光,开启神性的黎明。

不,总有热血斗士,拳举启蒙的火炬,去点亮寒夜,挑战愚蒙。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文字了,这样尖锐、这样犀利、这样急切、这样沸腾。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表达、纯真的情怀,贯通着五四的血脉,凸显出真正知识分子的精魂。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中说:“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还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历

经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大多具备这样的身份特征和价值认同。但从文学百年流变的历程考察,以张扬独立自由的精神为美学追求、建构文化创造精神的意志常常受到诘问甚至抨击,但以独立个性与人格展示作为价值抉择的精神性文学如涌动着潜流,滚滚不歇。所幸改革开放年代的来临,使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性”重新焕发、张扬腾升。郭守先确乎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长久修炼的文化自觉使他不停反思和比较人类的文化母本,犀利地解剖社会痼疾、敏锐地审视现实的文化缺憾。他在《阳刚之气:刷新民族精神势在必行》中倡导“镜破不改光”的献身精神,崇尚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赞颂清心直道的法治精神,呼唤特立独行的自由精神。在他心目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他将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终极诉求赋予现代意义,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现代性、批判性、建构性、担当性炉熔一体,如此宏大的精神自命于此或见一斑。他的文章充满对于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他在《男人是怎样变成太监的?》一文中,从封建历史上某些国人对权力的过分痴迷、对富贵的变态追求和极权专制的摧残、阴性文化的泛滥等方面深刻分析了旧有的文化土壤和人文生态。《蓟荣孝:逃离生活现场的风吟与涂抹》一文,则深入论说个体精神与文学创作:“如果说文字是能工巧匠雕琢的珠玑,那么‘个体精神’就是串联这些珠玑的链条”;“如果说文字是一群受压迫的黑奴,个体精神就是促

使黑奴觉醒和抗争的力量。”在他心目中,人的自由独立状态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只有舒张人的个性和思想,才能够自我发现、自我创造、自我解放,文学由此成为“人的文学”,这从本质上确立了文学的品格。自由的而不是桎梏的,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关注生命的而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把握、体验和垂询的生成,意味着文学主体性的生发,这使得郭守先得以写出焕发着启蒙色彩、独特思想和精神魅力的佳作。

阅读郭守先的文章,我们很难不被他的真诚、率真所震撼、所感染。文学本是真情流露,古人最重“真”字价值。晚明唐顺之的“真精神”,李贽的“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都是对“真”恰切的诠释。鲁迅也曾说:“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新文化运动先声,强调“真挚之感情”和“高远之思想”。狄德罗更是一针见血,“任何东西敌不过真实”。通读《士人脉象》,我们发现,郭守先的文字“真”得逼人。论乌衣的精神血统,他锐笔直指其“硬伤”:“沉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清醒的批判意识”,“文化思想偏倾东土,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学涉足不深,对卢梭、孟德斯鸠、爱默生等著述视而不见,没有依靠现代思想激活传统文化中休眠的优秀基因的自觉,以至于其中前期诗文,一直走不出儒、道、墨三家前贤绘制文化版图”。评说摩罗

的文章《中国站起来》及其相关言论,其浓墨直泼“摩罗之谬”:“把解决社会图式的现代性启蒙立场与应对世界图式的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对立了起来”,“高估了现代性启蒙者的影响,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图式评估不足”,“借口西方殖民者的罪恶史和全球一体化形势下的政治经济问题,执意要否定西方先进的普世文明。”其文笔纵横,真意灌注,泼辣爽利,排山倒海,不讲任何隐晦、不留任何情面,无愧于青海文坛“第一快刀手”之美誉!

《士人脉象》F一看是文学批评,但文学评论乃是其解剖刀切入点,内核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其渊源大致可追溯到五四一代及1980年代学者的批评,特别是汲取鲁迅、柏杨、李敖杂文的营养更多,其精神根基则在于其对国家、民族、人的命运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常年遨游于东西方思想家的卷帙之中,他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鉴照,渐次生成了个人独立思想的汇聚和溢散,加之其对文字的历练和把握,使他能够率性地一吐块垒,随意张扬自我,倾心表达其对于人类、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之深度思考,而这种独特的思想识见和精神骨相不是填充在刻板的文学理论的网格中,而是以絮然绽放的诗性来表述。对外来思潮的主动承接,对传统观念的颠覆解构,赋予这部《士人脉象》震撼人的思想魅力。

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的文坛期待这样血性的文字。就让我们葆有这样的热血吧,为现实,为未来。